

■ 图片故事

母亲的玉米地

□ 马科平 文 / 图

麦子黄熟等待收割的一周前，娘便顶着烈日在波浪涌动的窄窄的麦行里歪着身子，小心翼翼挪着脚步，弯腰点播下玉米种子，在未收获的丰收里又种下新的希冀。

刚刚刈过的麦田一望无际，泛着麦茬的金黄。娘的这块三角形麦地上，钻出了一行行嫩绿的玉米苗，凸显在空旷的田野里。此时的娘，很难得地坐在地头的树荫下歇息，惬意地、舒心地斜视着路人和地邻向她和她的玉米地投来羡慕的目光。

也许娘的心胸有些自私和狭隘，但她和大多数没有多大文化的村里人一样，都盼望自己的庄稼盼望自己的孩子一样胜过别人、出人头地。关中平原麦收后的第二茬庄稼当属玉米，抗旱、耐碱、防涝和收获的性能胜过芝麻、高粱、豆子等。娘从年轻时就和庄稼结下了不解之缘，土地承包到户种植自由后一直与小



麦、玉米为伍。

我小时候跟随娘进玉米地逮虫，与娘各自盯住一行一米高的玉米苗，娘儿俩一手拿小铲，一手端着玻璃瓶子，顺地垅前行。

看见病怏怏焉焉的玉米苗，便停下来仔细查看。娘非常熟练地找到虫子捉住，放进玻璃瓶子，回家后喂鸡。家里的鸡可馋那些虫子了，只是我总是逮不着。娘便

耐心地教我：“那些叶子啃出了花斑，虫子就在附近或躲在苗心睡觉呢。玉米叶子没有花斑却打蔫的，慢慢翻开玉米根部四周泥土，那个专吃嫩根儿的家伙就在下面。”按照娘的办法，果然逮虫容易多了。

有时天旱，地里严重缺墒，娘便提上水桶，一瓢一瓢，一棵一棵给玉米苗浇水。有时眼看大雨来临，娘背上化肥，去到地里施撒，赶紧慢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娘顾不上这些，冒雨施完化肥，才跟踉跄跄回家，全身上下都湿透了。风雨过后，娘往往第一时间赶到地里查看，那些被风吹得七扭八歪的玉米苗，娘会小心翼翼扶正，再压实根部。个别吹折的苗子，娘会找来树枝，接茬、绑住，让其起死回生。

7月流火时，娘的玉米地已成为一座墨绿色的森林，密密实实。娘在里面做着应该做的或者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些看得见的

像除草、间苗、清垄、施肥、喷药、治虫、浇水等，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娘抽时间还要看看地埂的边坡上撒播的高粱，栽种的红薯。偶尔，有些如怀旧、发愣和憧憬等虚幻缥缈的事情，也时不时在娘的脑海里闪现。

回家的时候，娘总是不空手。掰几穗嫩玉米，挖几块红薯，整个夏秋季节的家里便充满了欢快和笑声。有时，娘折些不孕穗的“玉米秆”，我小心剥开锋利的硬皮，慢慢咀嚼黏黏甘甘的瓢心。以至于几年后的冬天，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南方的甘蔗，便悠然想起娘和娘那块种了若干年的玉米地。

那些年里，娘虽收获了满院金黄，但其过程并不都是风调雨顺的日子。娘必须和她的玉米一起扎牢深深的根须，努力抵抗着干旱、风雨和命运的倒伏。经年累月和庄稼打交道的娘，把自己和我也种植成了一株玉米。

钱钟书的趣味

□ 张勇

一个人的最大优点是什么？恐怕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的。近几年，比较一致，多数人认可的，是趣味。趣味亦有高下之分、雅俗之别。高级趣味，要建立在深厚学养和独特人格魅力的基础上，这一点，我推崇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作《管锥编》，他翻阅《太平广记》，当看到《杨素》篇中“破镜重圆”的典故时，钱钟书起了疑感：“古铜镜应该很结实的呀，怎么能一分为二呢？”钱钟书在书房里踱来踱去，百思不得其解。忽然，他抬头看到了书柜上的一面镜子，顺手拿起一看，钱钟书乐了。“噢，这不就是面铜镜吗？我可以试试呀，看能不能摔破。”没有丝毫犹豫，钱钟书举起铜镜就往地上摔。

夫人杨绛听到响声跑了进来，问他：“什么东西掉地上了，这么大动静？”钱钟书朝书桌下努努嘴。看到是铜镜掉在书桌下，杨绛赶紧弯腰捡起来，递给钱钟书，问他：“这铜镜怎么会掉地上，这可是你的宝贝呀！”钱钟书顾不上回答，急着察看铜镜是否摔破。左看右看，除了有一些磕碰的痕迹，铜镜并没有裂开。钱钟书自言自语：“不对呀，怎么摔不成两半？”杨绛听他这样说，才明白过来，“难不成是你故意摔的呀？”钱钟书点头，“我想验证一下古书里提到古铜镜一破为二的说法。”杨绛又好气又好笑，“你呀，真是

个痴老头！”摔了一个铜镜，钱钟书还是有点不放心，索性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十几面古镜都拿了出来，一个一个摔到地上试验。对于那些身外之物，他从来都不看重。

曾经有一位痴迷于《围城》的英国女士想见钱钟书一面，被钱钟书婉言拒绝了，他在电话中对她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非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栏目，早就把钱钟书列入了“黑名单”，要为他作专题报道，但一次次被钱钟书拒绝了。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同样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会用钱来酬谢他，他淡淡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有北京某作家准备写钱钟书传。钱钟书说：“我已成了一块腐烂的肉，大小苍蝇都可以来下卵生蛆，也许是自然规律吧。”由此可见钱钟书为人的风趣，而自嘲自谦为“一块腐烂的肉”，也让很多人不好意思再打扰他的清静生活了。

谈到钱先生的代表作《围城》，他说道：“代表？你看我这个是代表什么？又不是‘人大代表’的代表，所以也没所谓代表不代表，你说是

吗？只是我过去写的东西，要说代表，只能说代表过去那个时候的水平，那个时候的看法。现在我自己并不满意。那个时候写得很快，不过两年的工夫。这次重版之前，我重新看了一遍，觉得许多地方应当改写、重写，因为错字错得很多，但要改写，甚至重写是很花工夫的。我当时只在词句上作了很少很少的修改，但出版社一定要出，只好让他出。假如——天下最快活的是‘假如’，最伤心的也是‘假如’，假如当时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写得成，应该比《围城》好些。但我不知是不是命运，当时大约写了2万字，1949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到北京，当时乱哄哄，把稿子丢了，查来查去查不到。这我在《围城》的《重印前记》提到过，倒是省事。如果稿子没有丢，心里痒得很，解放后肯定还会继续写。”

钱先生曾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的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以此来欣赏，来审定。”这种旷达该是我们今天最稀缺的，也最需要学习的吧。



春天的故事

□ 黄淑芬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每当耳畔响起这首《春天的故事》，我都激动不已，感恩改革使我家也过上了春天般的好日子。

改革开放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的年底，我家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屋。虽然只是泥瓦黄墙，但是高大又宽敞明亮，让之前住在生产队仓库的我对新房屋充满了好奇。生产队的仓库窄小、狭长，天上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由于地势低矮，再加上年久失修，墙角长着绿绿的青苔，而且仓库隔音差，住着一排的人家说话大声些都会听得到。

而现在我们就站在还散发着油漆味的新屋门前，父亲踩了双脚，似乎想要把沾在脚上的泥巴抖落干净，我们看了不禁笑起来，父亲脚上穿的可是一双新布鞋呢。

他轻咳一声，庄重地推开了大门，父亲站在大门前楞了一下，我想可能他也不相信这是事实。我抢在父亲前面跨进了堂屋，堂屋很宽，虽然里面已经摆好了八仙桌和板凳，但请客吃饭，摆个三四桌还绰绰有余。

父亲烧过一挂鞭炮后，乡邻们陆续登门恭贺我家住进新屋，大家纷纷称赞父亲了得。其实，有一间新屋是父亲的梦想，随着两个姐姐中学毕业，一家六口还挤身住在生产队狭窄的仓库里，是父亲最操心的事。

经过10年的省吃俭用，父亲和我的二叔、三叔开始做新屋。泥巴就地取材用夹板充填成泥墙，上房的檩条和圆柱则是我的大舅爹帮忙买来，青瓦去大队的窑厂购买。靠着亲戚的帮忙和资助，我家终于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新屋。

傍晚，一缕炊烟从青瓦上若有若无地飘出，新屋有了人间的烟火味。住上了新屋，预示着日子越来越好。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 ldwbgh@126.com

分田下户后，父亲和母亲起早摸黑，那一年，我们家的粮食第一次收回一千斤，母亲还养起了一头母猪，看着猪栏里一窝活蹦乱跳的小猪，我发现母亲皱了多少年的眉头都舒展开了。

1993年，我们村结束了挑水吃的历史，泥墙青瓦的房屋装上水管，方便又简单，拧开水龙头，水就流出来。有好奇的小孩子不停地拧开水龙头想要弄明白这长条铁管里究竟藏了多少水，但是总也弄不清楚。

2006年，父亲拿出多年做生意积攒下的钱，把老屋推掉，请人在原来老屋的基础上砌起了两层小楼房。坐北向南的楼房，高大宽敞，雪白的墙，不锈钢做成的楼梯扶手，锃亮的地板砖从头到尾铺满，卫生间还装上了热水器。

我们村里也起了大变化，乡邻们大多住上了楼房。大家见面不再称赞奉谁了得，而是转变方式，在暗地里较着致富的劲。

岁月流逝，家里曾经宽敞明亮的新屋变成了老屋，虽然受了风霜雨雪的侵蚀，老屋却在老旧中透出古朴。老屋不仅为我们全家遮风挡雨，它也见证了我们的成长、欢笑、苦乐。

改革开放40年，我家两次房屋的变迁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我们全家幸福的生活也是改革开放最好的见证。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 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